

山陽外史類義撰製  
畏堂殺阿術撰

收親信侯註  
竹田陳久序

# 日本樂府

東京文學書院發行



9195 R15a Mb

日本樂府序

客冬賴子成詠史樂府成。或獲其自書稿本來示。余爲題之曰。讀子成樂府。如舟行霧中。茫乎不見津涯。凝眸審覽。而後稍稍分山辨樹。每遇勝處。輒欣然拊掌歎賞。然余懵國史。竟不能悉解。今就所解評之。其婉而雅者。昌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流亞。直而勁者。亦不落少陵慎莫近前丞相嗔之下。蓋子成著作率出特見。以氣行之。故喝喊豪放。時乏沖澹之趣。而鏤刻穠纖。取媚時流者。則斷無



之。要之。在佗人則窮年兀兀。不能得其一二。子成乃以臘尾探梅餘興。作此六十六首。求諸古人。亦宜少比焉。昔范陸諸公。不與東坡同時。以其詩難註爲恨。余則爲子成友遇。而居纔隔一水。他時溯洄從遊。叩以所未解。因聞微意所在。則不亦生涯之一大樂事哉。旣而聞其門人牧信侯爲之註解。余凝其能得子成之意乎。抑面受之也。曰特註其事而已。余曰善矣。我邦讀史者。多詳於彼而略於此。此篇上自人皇。下至近世。其間君臣之邪正。世

道之汚隆。逐次羅列。巨細略備。學史者。不可不讀焉。不獨其詩超越時調。足範後學也。而其讀焉者。如余嚮不能悉解者。蓋十八九。故不可無註也。若夫頌德誅奸。嫉鬪茸之得志。恨英雄之不振。抑揚權衡。所謂出其特見者亦多。是不可盡註也。唯因註以諳其事。玩詞以思其意。凡子成所賦。其美刺皆能似詩人之比興否。其取舍皆能不畔鱗經之褒貶否。其雅馴者。我將誦而習焉。其可疑者。我將就而正焉。果然則學者之得益於此。自詩進於史。



自史進於經。非淺鮮也。乃從臾信侯。刊而行世。書此言於卷首。以告讀者。畏堂筱崎彌撰



註日本樂府叙

我邦特立於大洋中。不知其廣袤何如。漢土而至人物之盛。未嘗小讓焉。所惜者。士人常慣讀彼中書。而不屑閱國典。故有磊磊軒天地者。而或未之識也。我翁常慨之。嘗有外史之著。刪修前志。約爲數帙。而人猶有不終讀者。客冬翁乘歲暮間暇。偶咏國事行以樂府體。得凡六十六闕。旣成示輓。輓受讀之。本邦開闢以還。治亂興廢之機。英雄忠烈之槩。與夫奸猾佞邪之蹊逕。因其事實析情僞於



二  
隻句零字之間。瞭然如明鏡一照。妍媸悉現。前人所謂詩史者。預爲此集目也。宋葉水心氏有言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謂詩文之不可徒作也。余觀近人詩。其聲律非不工。綴非刻鏤風雲月露。則彫鏤花木蟲魚。連篇累牘。萬喙一樣。使人厭觀。寧有毫毛補於世哉。如翁此舉。雖出一時消閒之技。其關世道人心與否。讀者自能辨之。然使其飼不工。則亦不至感發人如此爾。夫工而關於世教。又易於終讀。吾輩當人置一本。遂請刻而傳之。

三  
恐讀者或不諳其本事。余故就史傳搜檢之。每篇畧註其事跡。間表帝室將家系統。見其條貫。至變革大節目。特疏而揭之。而如作者之微意。則不暇一一詳之。又不可得而詳也。亦在讀者之自能辨之而已。美濃牧幌拜撰于平安銅駝坊之寓居。



後叙

機嘗讀正享至今名公巨匠詩集。大抵多近體而少古風。偶或爲之。亦有似強作備體。冗漫無法者。是其所以遜漢士士大夫。豈以翡翠蘭苔。易以娛目。而碧海掣鯨。難於措手乎。然亦有勢使然者焉。夫老杜以詩爲史。韓蘇以詩助文章。所未到。而皆感遇叙述。非古躰。莫以盡其所欲言。爾來諸大家。概无不然。若我邦人。則畫於詩者多矣。即其否者。亦以詩爲嘲哂風月之具而已。其乏變化坐此。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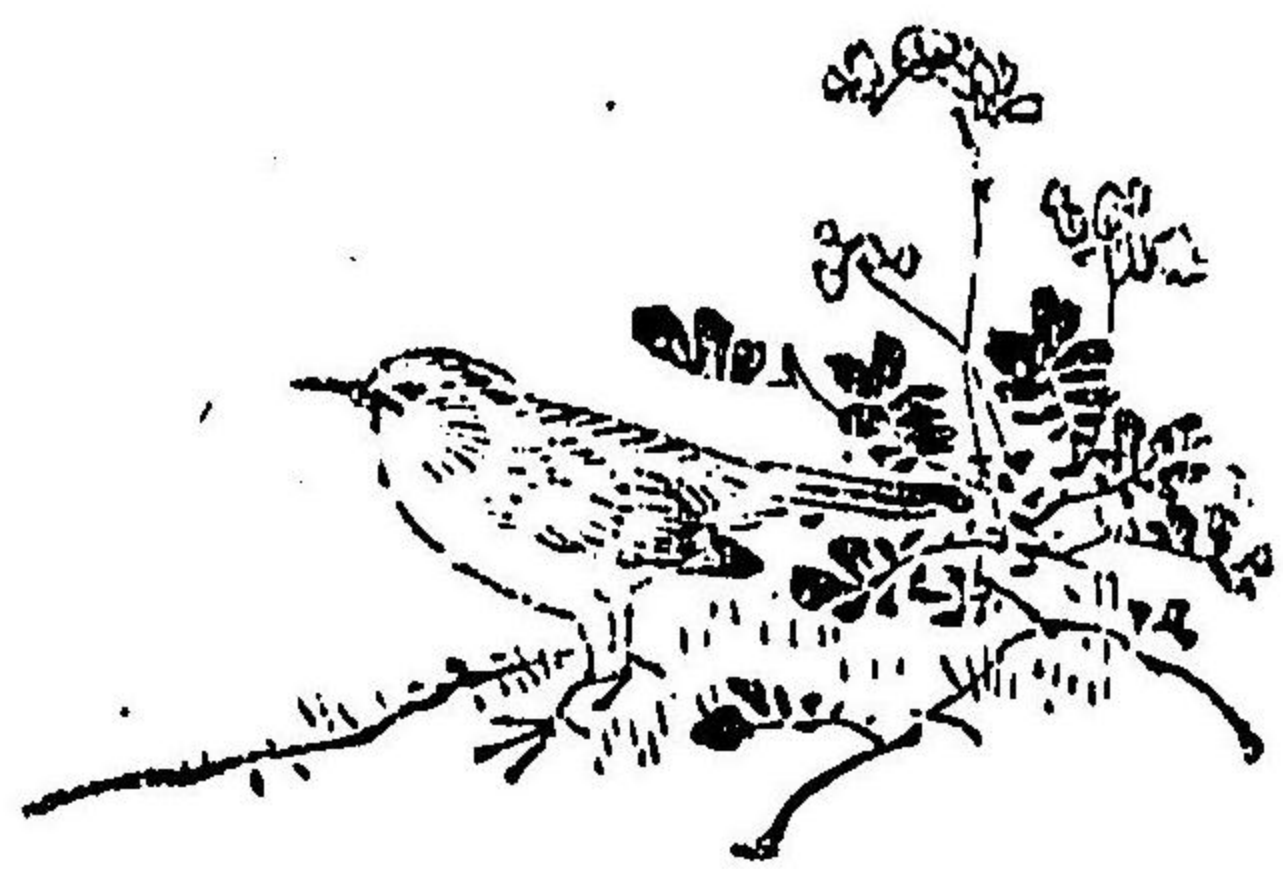


足以感發人亦坐此。至今日。乃有我賴翁出。翁有用世之才。不得一試。而發諸史筆文章者。泉湧瀾翻。溢爲韻語。吊古叙事。輒用古牀長篇。尤極變幻。沈鬱豪放。魁奇雄杰。蓋欲爲老杜韓蘇所爲者也。然後進不唯不敢於學。即讀翁所作。未竟篇。欠伸從之。莫能詳其所賦何事。况遑尋繹其法度音節乎。機嘗病焉。近得翁喙史樂府。喜曰。是足以誘後進矣。蓋就國乘中。掇其可勸懲者咏之。不必擬漢魏。而古朴琅鏘。又切事情。篇雖皆短。意則長矣。其

一韻者韻之似複者。句之單者。長短者。莫不皆有。似肆實嚴。似粗實精。後進以其短易讀。讀而玩之。審其開闔轉摺之法。抑揚疾舒之節。更取翁諸大作。讀之。皆以此法推之。則必感發興起。知古風之易作。而不見其難焉。自今以往。邦人之詩。庶幾不減西土。而詩不爲無用之物。則翁爲之倡也。倡自此什始。機嘗侍翁修史。而與有校焉。其叙近古英雄爭戰之蹟。其篇章有長者。有短者。短者非促。長者非濶。其叙事用筆。始非有二法也。然先觀其短



似促者。可以窺其法。今於觀此樂府。亦云。美濃後藤機世張謹題于浪華僑居。



讀日本樂府評語十二則

六十六闕。吾邦開闢以來。不可無此文字。而人未做者。

有史才者無詩才。有詩才者無史才。山陽奄有兼出。故有是六十六闕。

近人詠史諸作。似巧而點。似深而淺。與晚唐人劉項元來不讀書等。大抵相類。故余於咏史詠物二躰。甚不喜讀也。如六十六闕。則否。每誦數遍。不忍釋手。其所議論。如諷如諭。或華或朴。似漢



二  
人樂府。又似漢人童謠。蓋山陽學邃于古。才妙于詩故也。

六十六闕。設題極雅。深得古意。有客病其多用國語。頗欠分明。余曰。分欠明處。最此妙處。如古樂府上留田上之回之類。未聞作者自註其由。若客則病其欠分明。余則病其易分明。客詰曰。何爲易分明。曰。每日忙了其半。翻攪六國史以下數部卷冊。則一一太分明。

几詩用國語。撰擇字面。須要雅馴。妄意施用。大屬無稽也。後來作者。恐不得不以山陽爲法。

六十六闕所有文字。悉是與古來賊臣誅心之利刀。與古來讒臣結舌之鐵索。又與古來恨人照寃之明鏡也。

六十六闕。每闕不過四五十字。短者僅二十字許。其迨一百字。唯蒙古來一篇耳。然腕靈舌妙。意暢神酣。有百億萬字。亦不可包盡者。或讀之。驚詫曰。吾人所弄同一筆管。彼特何靈也。曰。昔者有神依石。石則能言。依樹。樹亦能言。蓋同一筆



管有神而依爲乎。後開蒙古來特因舊構刪潤之也。

山陽胸中文字。不止六十六闋。雖六六三百六十闋。亦隨手做得。然佗固老狐精。姑作遁辭曰。恰合州數。

世人作文者。好詬徠翁。作詩者。好詬服翁。不唯世人善詬。山陽亦復時詬。知是六十六闋。固是絕唱。然世或有詬者出。予但未知其如何詬也。

歷下太倉舊矣。已而公安竟陵。已而新城歸愚。已而隨園甌北。尸祝祧遷。如夢如痴。誰如吾山陽。

之出頭立脚。自出手眼。做人所未做哉。但未知今後字內才子。別從何處樹幟標新。具自家面孔。須眉乎。若徒震山陽之名。爭摸競撫。非善學山陽者。近日後生作字。多優孟山陽。有客示一詩卷。戲題其後云。舉世傳播賴家脚。都門一樣字。渾肥。是不唯書然也。

余與山陽善。世譏余以爲阿其所好。若人不唯不知山陽。遂併不知余也。問不阿所好。何以爲證。曰。平心讀此六十六闋。



山陽寄示此什。使題一言。余懶構文字。但意所會。則隨筆之。余唯知有山陽。不知其肯不肯也。

竹田陳人田憲識



日本樂府目次

日出處……………	一	三韓來……………	二
炊烟起……………	三	四天王……………	四
大兄靴……………	五	復百濟……………	六
放虎南……………	七	和氣清……………	八
遣唐使……………	九	城伊澤……………	一〇
髻亂天皇……………	一〇	賢聖障子……………	一一
脫御衣……………	一三	大絃急……………	一三
檢非違使……………	一四	主殿寮……………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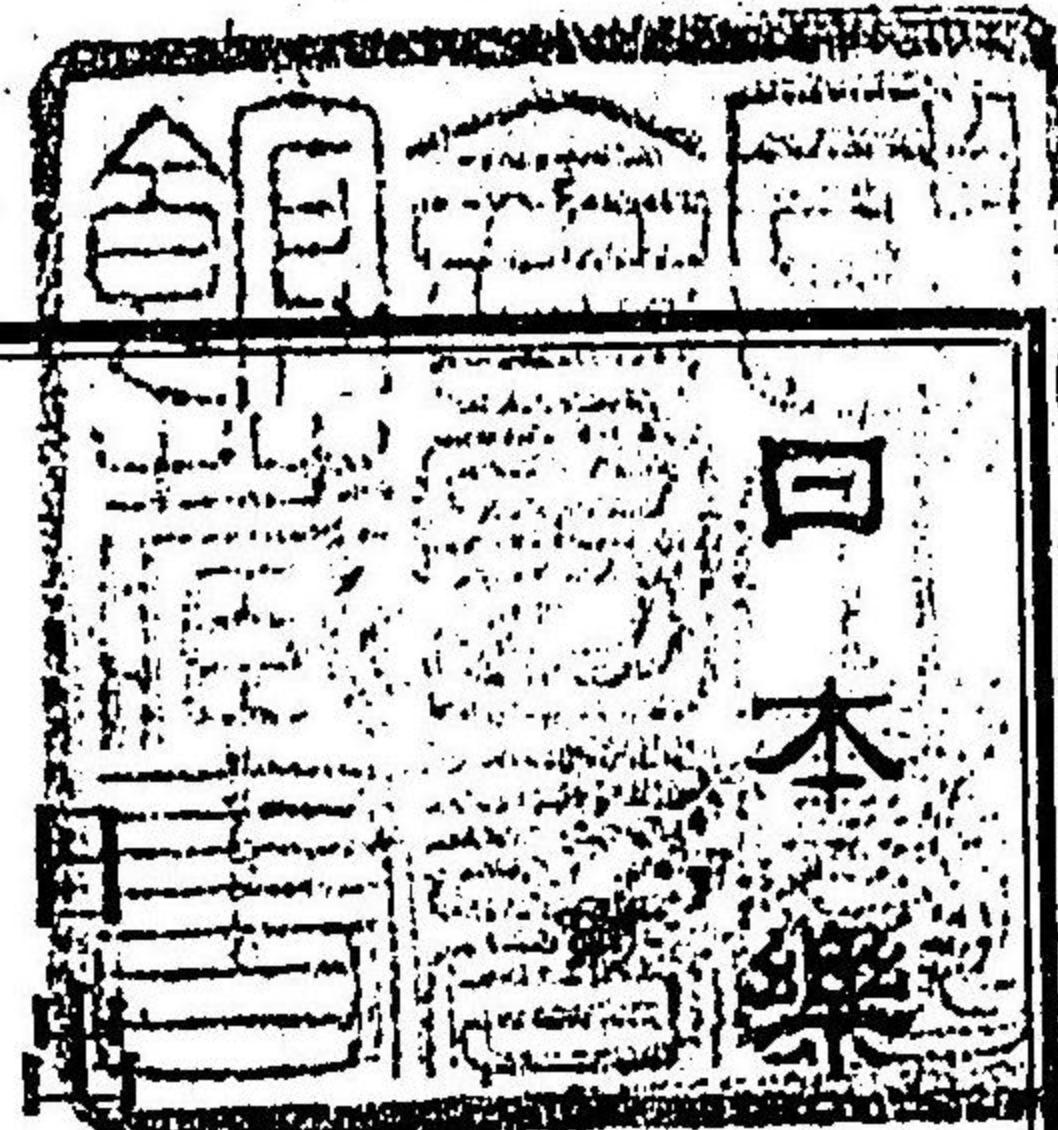
七日關白……………一六 月無缺……………一七  
 赤白符……………一八 劍不可傳……………一九  
 朱器臺盤……………二〇 藻壁門……………二一  
 烏帽子……………二三 鼠巢馬尾……………二三  
 鶯鳴起……………二四 鼓擊余……………二五  
 逆櫓……………二六 大天狗……………二七  
 獅子身中蟲……………二八 縲絲……………二九  
 尼將軍……………三〇 吾妻鏡……………三〇  
 君好戰……………三一 補窓紙……………三一

蒙古來……………三三 南木夢……………三四  
 十字詩……………三五 東魚西鳥……………三六  
 龍馬來……………三七 土窟……………三八  
 翻覆手……………三九 劍截箭……………四〇  
 烏頭白……………四一 吾是璽……………四二  
 六分一……………四二 兩塊肉……………四四  
 烏鬼舞……………四五 頭戴脚……………四六  
 新國君……………四八 蘆雜茆……………四九  
 攬英雄……………五〇 破戒頭陀……………五〇



胡蝶軍	……	五一	筑摩河	……	五二
皮履兒吉	……	五三	法師	……	五四
桶子峽	……	五五	兩雄頭	……	五六
天目山	……	五六	啗饅頭	……	五七
本能寺	……	五八	挈鞋奴	……	五九
罵龍王	……	六〇	碧蹄驛	……	六一
夜叉來	……	六二	裂封冊	……	六三
通計六十六關					

日本樂府



處



山陽外史擬製  
牧輓信侯註

日出處。日沒處。兩頭天子皆天署。扶桑雞號朝已盈。長安洛陽天未曙。羸顛劉蹶趁日沒。東海一輪依舊出。

神武天皇起於日向東征平定山跡都之曰大和又曰日本遂以為國號推古帝時遣使遺隋主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二  
恙、及通於唐、未嘗受其册封、詔令之武、稱大日本天皇、又稱大八洲  
天皇、國有八洲也、

### 三韓來

東征涉冥勃。吾妻先我沒。西伐入嶢岬。吾兒先妻  
沒。何知娘子攝軍擣巢窟。兩死社稷昌其後。患難  
持家有健婦。胎中天皇腕肉凸。肖乃父祖非肖母。  
龍顏垂淚侍臣哀。先皇不日三韓來。

自神武十傳至崇神、置四道將軍、四征不庭、崇神傳垂仁、垂仁傳景  
行、景行皇子小碓、魁梧雄武、時筑紫熊襲叛、遣小碓一戰平之、號曰  
日本武尊、已而遣經略東國、軍濟相模海、遇颶舟殆覆、時妃橘媛從、

曰是海神爲祟、妾願以身當之、自投海死、風止得濟、既而東夷盡平、  
還過碓氷嶺、懷妃東望、長呼曰、吾妻吾妻、世呼東國、稱吾妻、始此、而  
吾妻與東字、國訓互用矣、皇子還、勸美濃賊、創病薨、景行欲以皇子  
爲嗣、會其薨、乃立其弟、是爲成務帝、而帝傳之仲哀帝、帝日本武尊  
第二子、身長十尺、會熊襲再叛、與新羅連勢、帝親西征、皇后勸直搗  
新羅、帝不果、擊熊襲、創病崩于行宮、后時有娠、秘喪不發、分兵當筑  
紫諸賊、而遂自將舟師征新羅、出其不意、下之、約歲幣而還、至筑紫、  
皇子乃生、是爲應神帝、帝生神異、腕上肉起如柄、似后雄裝負柄、故  
名譽田、譽田國語柄也、亦稱胎中天皇、後數歲新羅與百濟高麗盡  
來貢、帝泣曰、是先帝所欲見、而不及者也、群臣皆爲掩涕、自是三韓  
永爲我屬國、朝貢不絕、經籍傳至、亦於此時、後置日本府於任那、遣  
將都護爲成務以前、皆父子相承、以日本武功大、特立仲哀、自此皇  
統百二十傳、皆日本武尊之胤也、

### 炊煙起



烟未浮。天皇愁。煙已起。天皇喜。漏屋敝衣富赤子。子富父貧無此理。八洲縷縷百萬煙。簇擁皇統長接天。

仁德帝以應神長子嗣立。都難波。登臺見人家炊烟不起。知百姓困乏。乃躬節儉。宮垣頽敗不修。除課稅。振窮困。比及三年。復登臺望見炊烟盛起。帝喜。謂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富乎。帝曰。民既富。則朕亦富也。未有民富而君貧者也。後人頌作歌曰。高屋爾登而視者。煙起。民之窳者。聞爾計里。

### 四天王

皇子頭戴四天王。大連之箭不得傷。犁汝宅兮建我寺。伽藍連雲七寶光。四天王外無天王。

自仁德十四傳。為欽明帝。帝時百濟貢沙像。經論大臣蘇我稻目信之。朝論不可。敏達用明。皆以欽明子。相繼即位。稻目子馬子信佛。用明崩。大連欲立皇子穴穗部。厩戶與馬子謀。率兵攻守屋。厩戶嘗造四天王像。置之齋中。督兵而進。遂滅之。立崇峻。帝蘇我氏出也。創四天王寺。取守屋田宅奴婢為資。後帝稍嫉馬子專權。欲誅之。以告厩戶。厩戶止之。馬子聞之。終殺帝。立欽明皇女。是為推古帝。厩戶立為儲嗣。會其薨。乃立敏達皇孫。是為舒明帝。

### 大兄靴

大兄靴。靴脫鞠墜足。蹉跎。鞠墜猶可拾。社稷墜可如何。手捧君靴納君足。君足一踢斃妖鹿。臣手再植扶桑木。



皇極帝、以敏達曾孫女即位、蘇我蝦夷與子入鹿、連事朝政、削弱宗室、既殺山背王、僭逆滋甚、竊懷非望、中臣鎌足陰圖除之、而意宗室中可與有為者、唯中大兄、中大兄舒明皇子也、然不得通情、一日陪諸皇子、蹴鞠於法興寺、皇子靴偶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山是惜好日密、遂謀誅入鹿父子、天下始安、於是皇極禪位於同母弟輕皇子、是為孝德、孝德崩、皇極重祚、曰齋明天皇、以中大兄為太子、實天智天皇、親定制度、號曰中宗、又稱太宗、

### 復百濟

唐欲取百濟。吾欲復百濟。怕婦男子是皇帝。佳賊為將。逞吞噬。資汝兵食。護汝行。奈汝自壞萬里城。唐與吾。孰得失。忠義孫子踏海來。長為王臣護王室。

齊明朝、天智為皇太子、總軍國事、唐高宗遣將李勣、助新羅伐百濟、滅之、百濟臣鬼室福信圖恢復、使使於我、乞援兵、且請迎其所質於我、王子豐以為甲主、詔許之、皇太子輔帝親帥舟師西征、帝崩於朝倉宮、天智復發兵五千、護送王子豐、又遣舟師糧仗資之、遂立豐為百濟王、而王猜疑福信殺之、衆心不附、新羅與唐乘之、我軍不利、王奔高麗、百濟遂亡、遣臣鬼室集等、皆來歸於我、我給田分置諸國、怕婦男子謂高宗佳賊謂李勣、並詳于唐書、

### 放虎南

放虎南。虎眠酣。虎視眈。大風一起虎生翼。關西草木皆無色。當初被虎以袈裟。瓜牙皆露可奈何。

天智帝大漸、召皇太弟大海人、屬以後事、時皇子大友、為皇太子、太弟稱病固辭、請為僧許之、即日自剃髮、敕賜袈裟、太弟遂入芳野、時



八  
人為之語曰、是放虎於山也、既帝崩、太子尋即位、太弟稱兵芳野、東行至伊勢美濃、募兵、塞鈴鹿、不破兩道、直進兵犯滋賀、帝走、崩于山前、太弟即位、是為天武天皇。

### 和氣清

和氣清。改清為穢。不損清。清氣浩浩塞天地。護得赤日天中明。臣舌可拔。臣語不可屈。三寸舌。萬古月。

孝謙帝以女主。嬖僧道鏡。拜大政大臣。專政。宇佐廟祝希旨。奏言。受神勅曰。令道鏡登位。天下太平。道鏡聞之。稍懷非望。帝乃令和氣清麻呂往。奉幣字佐。實神敕。臨發。道鏡按劍曰。使余得大位。有厚賞。不則有劍耳。清麻呂既還。奏曰。神敕我朝天日之嗣。必立皇統。道鏡何者。敢亂天位。宜早誅除。道鏡大怒。奪其本官。改名穢麻呂。流大隅。光

仁帝立。乃得召還。光仁為天智之孫。自天武。歷文武聖武。孝謙數朝。皆天武裔。至光仁。復天智之統。桓武承之。號為中興。

### 遣唐使

遣唐使。留學生。臣清河。臣朝衡。所使何命。學何道。有顏能結李家纓。猶知回頭望。出月月出處。即日出處。日光明。明海光闊。

舒明天皇時。始置遣唐使。爾後歷世不絕。又有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撰為學生。後遇遣唐使藤原清河至。欲與共還。遇颶海上。漂至安南。復入唐。二人皆留仕唐。至顯官。終不還。仲麻呂改名朝衡。以其官秘書監。又稱朝監。嘗望月作歌。以寄思鄉之情。我朝存恤二人家。及死贈官。



城伊澤

朝城伊澤。暮城伊澤。將軍驅我天子役。天子明見  
萬里外。督責將軍不容懈。聞有朝臣進讜言。即日  
下詔息吾肩。詔書來何晚。平安城在落日邊。

桓武帝以前、數遷都、滋賀難波之外、大抵不出大和、寧樂最久、及帝  
定都平安、大興宮城、終百世不遷、又數遣將征蝦夷、指授方略、懸筭  
不爽、諸將逗撓者、詔書切責、最後擢坂上田村麻呂為征夷將軍、城  
陸奧伊澤、發兵戍之、蝦夷酋長率眾而降、東北隅皆入版圖、末年召  
群臣、議政事得失、藤原緒嗣言方今之患、在兵與土木、請罷此二者、  
以緩民力、帝嘉納之、即日罷諸兵役。

髻亂天皇

髻亂天皇古未有。負宸而立是元舅。父如王鳳子  
霍光。十指三結神靈綬。當時誰解明主問。大政大  
臣有職否。

自桓武六傳為文德帝、帝欲立長子惟喬為儲嗣、而憚藤原良房、立  
少子惟仁、後即位、是為清和帝、甫九歲、良房以外祖攝政、良房鎌足  
七世孫、藤原氏專權始於此、帝未壯、歸佛禪、位太子、是為陽成帝、時  
良房既薨、子基經代攝政、帝昏狂無度、基經廢之、迎立光孝帝、帝仁  
明子、桓武曾孫、基經又援立其皇子定省、是為宇多帝、光孝嘗發  
問於諸博士曰、大政大臣、有職掌否、於唐朝中何官、其所對不概見、  
宇多亦欲號基經為阿衡、基經不懌、遂令諸奏事皆關白於基經、攝  
政關白、並始於此、後常為藤原氏所職、

賢聖障子



紫宸障子列賢聖。衣冠濟濟欲拜跪。可惜無精神。何時獻可否。畫龍求龍真。龍出呼雲釀。雨雨未起。逐龍入湫。龍窮死。畫龍衣舊侍天子。

宇多天皇嘗命畫工圖殷周以來名臣於紫宸殿障。稱賢聖障子。天皇厲精求治。謀抑藤原氏權。攝管原道真大用之。既禪位太子。是為醍醐帝。道真受詔。與藤原時平共輔佐之。參決機務。道真起儒家執政。時平素不平。會法皇與帝議。欲以道真為關白。時平益不悅。遂與源光等誣稱道真帝信之。貶太宰權帥。法皇救止之。不及。道真終卒於貶所。

### 脫御衣

深宮宵寒脫御衣。朕身聊驗民凍飢。一事喧傳民

未補。何知祖澤淪海宇。朕衣稅。朕食租。民不足。朕有餘。旱免租。水舍逋。兵役蠲。疫厲除。君不見。二十二史外有史。冊冊總如漢文紀。

醍醐帝嘗當寒夜減御衣。曰百姓多凍餒者。朕可忍獨重襲哉。國史。上自崇神。下至宇多。醍醐。聖明之君。重熙累洽。水旱疫厲。輒有振恤之政。或除租稅。或蠲徭役。類以為常例。彼中二十二史中。唯漢書文帝紀似之。後人動稱延喜脫御衣一事。為美典。無知其他者。故言如此。

### 大絃急

大絃急。小絃絕。君王馭下自有訣。誰知張弛不自由。小絃大絃皆失節。琴身一角斲欲裂。



朱雀帝醍醐嗣皇性慈仁議者以為政過寬或言之帝曰朕聞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帝時政在藤氏平將門反陷坂東諸國官軍討平之

### 檢非違使

檢非違使不可獲。吾為天皇汝關白。警報東西來。如箭懸賞朱紫不復惜。嗟乎朝廷處置英雄窺。不獨新皇迎藤太。握手拾飯築咿咿。

平將門在京師就攝政藤原忠平求為檢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關東遂反置偽官僭稱新皇初將門未東善藤原純友共約曰他日得志我出王族當為天子公藤原氏當為關白故純友舉兵伊豫以應將門東西交警朝廷震駭勅東海東山二道懸賞募兵斬渠帥

者賜朱紫田祿傳子孫下野豪族藤原秀鄉稱藤太聞將門舉事往候之將門方梳髮遽出款接俱餐飯粒墮前輒拾食之秀鄉知其輕率無度量遂去屬官軍與平貞盛戮力討滅之平氏出於桓武賜姓世為武臣至貞盛大著

### 主殿寮

主殿寮前松火明。率分堂外春草生。滿朝文章疊。珠玉輸着老吏語太精。日昃傳餐日沒天子不聞求諫到胥吏。君不見佗夜燭淚如山。緩漏刻。主殿寮。夜如墨。

村上帝朱雀嗣皇而力追延喜之治嘗見一老吏問當今與延喜如何吏不敢對上強問之吏曰臣賤愚何知唯覺主殿司多進燎燭率



分堂前生草耳。蓋謂劇務至夜。租入少。贏餘也。上有慚色。上喜文雅。數設內宴。會文士才藻輩出。隋文帝勤政事。日仄不罷朝。衛士傳餐。

七日關白

宮門月明宮漏遲。天子欲出猶遲疑。微雲蔽月君速出。太史門前促君馳。君先薙髮臣辭父。父撫掌。子起舞。表姪為帝爺當國。吾博七日關白職。

花山帝即位。立皇子懷仁為儲嗣。母圓融后。藤原兼家女也。兼家欲速立之。使其子道兼謀之。會帝失寵。姬悼念不止。道兼賺帝歸佛。曰陛下第去位。臣亦奉從。遂乘夜出宮。逃華山寺。時月色清明。帝難之。道兼趣不止。既有雲翳。帝曰。我願成矣。路過天文博士安倍清明門。會其出觀天象。駭曰。帝坐有變。帝行聞之而走。入寺落髮。道兼給帝

曰。臣暫歸而辭父母。而後來如約。乃去。終不來。帝始悟悔之。懷仁立。是為一條帝。兼家專政。長子道隆襲職。帝長德中。道兼代兄道隆。為關白。僅七日而薨。時人謂之七日關白。

月無缺

月無缺。日有缺。日光太冷。月光太熱。枇杷第中銀海涸。金液之丹利如鐵。既生魄。旁死魄。日月並缺。天度別。別有大星光殊絕。

關白藤原道長。兼家子。歷事一條三條後一條三朝。權傾內外。子登攝關。女為后者三人。嘗作望月歌。自喻。歌曰。此世乎麼。我世與所思。望月之虧。太雷事毛。無與思麼。三條帝嘗心憤。道長擅權。會避火。幸其枇杷第。時帝患眼。太醫進金液丹。遂失明。世稱道長所使也。遂諷遜位。立後一條帝。其外孫也。後相家與王室俱衰。而武門代起。



### 赤白符

無用赤符用白符。白符有憑赤符無。五侯第宅連雲起。不省東征絕運輸。將軍何賴擊點胡。君不見他年赤符不肯剖。路旁空棄二酋首。

後冷泉朝、安倍賴時既伏誅、其子貞任猶張鎮守府將軍源賴義、數戰不利、時連年不登糧食、不給、賴義數奏請兵食、不省、貞任令其黨藤原經清以私符徵官物、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官軍益困、此時關白藤原賴通專權、一門極奢侈、爭構第宅、白河朝、清原武衡家術等復亂、陸奧、陸奧守源義家、賴義子也、討平之、欲獻二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目為私圖、不許、乃棄二首於道而還、源氏出於清和、賜姓世為武臣、至賴義義家、連有戰勞、前者九年、後者三年、東國兵士、概屬其家、至子孫、終得國權、實基於此、

### 劍不可傳

劍不可傳不傳可。吾不恃劍吾恃我。太子即身即龍泉。龍躍在淵五雲裏。倒持之柄再收奪。跨天老霓手一截。可惜劍身忽自折。嗚呼可惜劍身忽自折。

清和以來、政歸外戚、宇多、醍醐、頗收威權、旋復如故、後三條帝在儲位二十年餘、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及即位、痛抑其權、收奪政柄、關白賴通憚帝威嚴、退居宇治第、弟教通雖居臺輔、備員而已、初帝立為東宮也、藤氏以非其出忌之、尙方有劍、名靈切、例傳東宮、賴通不肯上、曰縱雖正位育闈、非藤氏出、則不可得、帝聞之曰、一劍何用、我不欲焉、及即位、教通上之、帝在位四年崩、太子立、是為白河帝、頗



祖述帝意既神位削髮曰法皇聽政院中白河以後堀河鳥羽崇德三帝父子相繼而政常在於白河院政始於此然白河侈靡淫縱釀成保元之亂云、一截下脫光世欲遍大八洲一句、

### 朱器臺盤

君家朱臺盤。奪彼與此何為難。自有鼎鼐難得安。  
小兒覆餗大兒羹。鼎沸四海捲狂瀾。火攻先着欺  
食肉流箭到喉如星落。不從君王啜晨粥。

左大臣藤原賴長負才驕蹇與兄忠通不相能忠通時為關白賴長欲奪之請於其父忠實不得忠實素愛賴長乃請賴長內覽大政官文書又奪忠通朱器臺盤以授賴長為氏長者臺盤藤原氏重器唯氏長者得傳之為恒例忠實賴通曾孫也鳥羽上皇以白河法皇意

傳位於太子是為崇德帝及白河崩乃立寵姬子使崇德傳位是為近衛帝帝天鳥羽上皇立庶子雅仁是為後白河帝崇德上皇希復位而不得又希其子重仁立亦不得賴長知其不平力贊舉事據白河殿判官源為義等屬焉源為朝進夜火攻禁內之策賴長不肯既而帝使下野守源義朝安藝守平清盛等來攻義朝乘風縱火上皇遽出走如意山賴長亦中流矢而死上皇飢甚夜入智足院僧進湯粥終遷讚岐為義等被殺為義義家孫義朝為朝皆其子時年號保元謂之保元之亂、

### 藻壁門

藻壁門中車聲響。白龍魚服却脫網。龍述將其雌。  
忍遺老龍刀俎危。誰造此謀兩虺蛇。蜃舌陰吐滔  
天毒。惡衛門監却不惡。



後白河帝禪位於太子，是為二條帝，而上皇猶聽政。藤原信西用事，上皇嬖人右衛門督藤原信賴，恃寵驕肆，世稱惡衛門督。求近衛大將，信西沮之，信賴遂謀反。大納言藤原經宗，帝舅也，檢非違使，別當藤原維方，帝乳母子也，皆贊成之。引源義朝為黨，起兵殺信西。幽上皇及帝於宮中，已而太宰太貳平清盛與其子重盛來討，經宗等意中變，勸帝出宮，夜與皇后乘婦人車出藻壁門，幸清盛六波羅第，上皇自逃，奉仁和寺，義朝敗走死，信賴伏誅，而經宗維方負功弄權，勸上親政，使上皇不得與，上皇怒，使清盛捕流二人，平氏之權自此興矣。時年平治，謂之平治亂。

### 烏帽子

八條第中旗幟翻。相國擐鎧馬裝鞍烏帽子。來誰氏何不胄。國無寇能使阿爺起襲緇。襟吐鱗甲愧。

我兒欲隨公者。待吾頭墜烏帽子上有青天。帽子猶在天不墜。

二條帝崩，太子立，是為六條帝。後白河法皇欲立其愛子憲仁，是為高倉帝，乃引清盛自助，連進其官，終至大政大臣，削髮號淨海，曰大政入道，納其女為中宮，生男，為太子，重盛為內大臣，少子宗盛右大將，一門貴盛，法皇獻之，治承中大納言藤原成親等勸法皇圖平氏，清盛將幽法皇於鳥羽宮，集兵其八條第，重盛聞之，後至，烏帽直衣，不擐甲而入，衆扣其衣，曰何不披甲，重盛曰汝等何以甲，寇賊何在，乎清盛望見有慚色，遽被黑衣掩甲，襟吐甲露，屢正襟護之，重盛病瘳，清盛無復忌憚，終幽法皇，逼帝傳位太子，是為安德帝，清盛以外祖益專橫，朝野翫然，終至於亡。

### 鼠巢馬尾



萬頭鬪。瞽瞍目語。相公馬尾巢黠鼠。當年悔釋仇家兒。放虎於嶠。真誤舉。挾大凌小。激衆怒。鬼武小豎未必武。天下誰不鼠化虎。

平氏末年其弟申多妖相國一日獨坐見階下有鬪獸數百合爲一大頭瞋目睨相國占者以爲爲義義朝等之厲又有鼠巢其厩馬尾問之安倍泰親曰子而犯午是小侵大之兆也未幾源賴朝果起賴朝義朝子小字鬼武平治之亂被捕釋死流伊豆時人觀其風采曰是猶放虎於野後遂滅平氏開府關東官至右大將征夷大將軍

鷲鳴起

我弓弱。君弓五夫張。我箭短。君箭十扶長。赤幟如伏白幟揚。鷲鳴起。赤幟奔。白幟不追却東還。鷲鳴

代君一出力。君不欲飛唯養翼。

右大將之起平相國使嫡孫維盛帥兵東下與源氏軍夾富士川陣相持未戰維盛問齋藤實盛曰汝請東事東人挽強如汝者幾何曰如臣箭僅十三扶耳東兵矢十五扶弓五人力者一隊不下十餘人平軍皆悸一夜水島羣起師驚而潰右大將亦不肯追引兵而還入據鎌倉已而其從弟義仲起於信濃先入京師平宗盛舉族挾安德帝西奔右大將竣其兩弊而并治之源氏旗用白平氏旗用赤

鼓擊余

使鼓擊余。寧余擊鼓。法住寺前箭如雨。五萬士馬屯京師。官不給糧。唯掠鹵兒拳一試猛虎牙。中軍之鼓倩渠搥。



源義仲既入京、鹵掠不止、後白河法皇患之、遣所幸判官平知康詰之、知康善鼓、稱鼓判官、義仲罵曰、鼓汝欲被擊乎、知康還報曰、義仲反形已具、法皇怒、徵兵討之、使知康督軍事、義仲聞之、謂將士曰、我以五萬兵、衛京師、官不給糧、而責我抄掠、今我不擊鼓、鼓將擊我、乃率兵圍法住寺、發火攻之、知康先遁、官軍遂敗、義仲幽帝及法皇、右大將遣其二弟範賴、義經、將兵討滅之、

### 逆櫓

海風打船船腹穿。東兒慣馬不慣船。前設順櫓卻逆艫。公唯直前是豬武。猪邪鹿邪君奚疑。為鬼為賊君未知。

源義經以右大將令率舟師討平氏、東兵不習水戰、憚於進、梶原景

時監軍進策曰、請造逆櫓、以便進退、蓋施櫓艫、進退互用也、義經曰、戰陣務進、猶恐或退、況可逆設走計哉、景時曰、進退當可、是為良將、徒務冒進、是猪武耳、義經怒曰、猪邪鹿邪、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為快而已、景時不答而退、衆目咲之、景時啣之、遂構陷義經云

### 大天狗

上皇宮下朝衛尉。箭在箠三集。胄蝟許汝募兵討。同氣一行詔出無計貫。貫以六十州追捕使。攬槍下垂猥猥吼。誰把王綱自解紐。自有第一大天狗。

源義經為左衛門尉、既夷平氏居京師堀河、有寵於法皇、右大將忌害之、令僧昌俊夜襲之、義經力戰却之、直往奏變於法皇宮、胄帶流箭如蝟毛、而箠僅餘三矢、遂追請討賴朝、宣旨法皇許之、事聞餘



倉右大將即發大兵西上、至黃瀬河、聞義經既奔而還、右大將怨法  
皇下討已宣旨、移書關白藤原兼實請罪、法皇曰、是非朕所知、恐是  
天狗所爲耳、右大將曰、日本第一大天狗、自有在焉、時平氏餘黨、伏  
匿諸國、義經亦不知所往、海內復騷然、右大將以此奏請國司置守  
護、庄園置地頭、所在追捕、世稱右大將爲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自是  
大權歸於武門矣、

### 獅子身中蟲

獅子威百獸。草木靡腥風。啖盡百獸啖己肉。不啖  
自家身中蟲。此蟲寄居金毛裡。獅子已斃蟲不死。

大江廣元、家本儒流、不得志於朝、聞右大將起、與三善康信等往而  
仕之、滅平氏、創幕府、軍國大事、多其所建義、右大將性忌刻、晚年  
兄弟皆被殘害、廣元不敢爭、及右大將薨、北條氏圖篡奪、廣元中立

而陰贊之、藤原兼實嘗云、賴朝委任廣元、恐猶獅子身中虫也

### 繰絲

工藤銅拍秩父鼓。幕中舉酒觀汝舞。一尺之布猶  
可縫。況此繰車百尺縷。回波不回阿哥心。南山之  
雪終古深。

源義經奔入吉野、寵姬靜後從焉、使放還京、時風雪失路、獲入鎌倉、  
右大將素聞其善歌舞、設宴鶴岡、命之舞、姬固辭、強之再三、令工藤  
祐經擊銅拍子、秩父重忠搥鼓、姬乃整衣上場、自唱歌曰、嗟兮嗟、嗟  
之緒卷、繰回之、昔乎今爾、成須由毛哉、又歌曰、芳埜山、峰之白雪、踴  
分而、入爾之人、跡所戀之幾、蓋言慕義經意、右大將不懌、欲殺之、  
以夫人北條氏言止焉、一尺布尙可縫、漢文移淮南王時謠、



### 尼將軍

尼將軍。手中念珠鈴風雲。小兒犬。大兒豚。屠宰狼藉血肉紛。乃弟狼。乃姪虎。嗾姪食兒絕。今古尼將軍。九世祖。不數蓄髮之尼姓是武。

右大將既薨。長子賴家。立為將軍。母政子雅。髮為尼。與聞政事。世稱尼將軍。此時北條時政。以外舅執權。遂廢賴家。幽殺之。立其弟實朝。實朝後為賴家子公曉所殺。而薨。源氏遂絕。皆出於北條氏之謀。時政于義時。孫泰時。相繼執權。傳九世而亡。唐高宗見太宗宮人武氏為尼。悅之。蓄髮入宮。實則天。

### 吾妻鏡

吾妻鏡。將為擣杭。將為乘。小兒將軍數易姓。一姓

常執兵馬柄。君不見阿姉鏡買阿妹夢。鳩啣金函。鳳得鳳。妻夢長。吾夢短。妻鏡明。吾鏡闇。

吾妻鏡書名。又名東鑑。載鎌倉府時事。源氏既亡。政子奏請左大臣藤原道家子賴經。為鎌倉主。甫二歲。其後又請皇子為將軍。概利其幼稚。歲漸壯。輒送還之。更迎新主。政權無大小。在北條氏。初右大將依北條氏。北條氏有二女。長美。少醜。醜者後妻出。右大將使僕贈書次女。通情。僕料情好不終。私達之長女。前一夕次女夢鳩啣金函。至覺告之姉。姊心動。與之粧鏡。曰。請以買妹夢也。果得。右大將書。遂通焉。父時政欲置為奇貨。知而不問。已而助舉兵。執幕府政權。終篡其家。

### 君好戰

子行留父。父行留子。十九萬人即日起。大男海道



小男越。硬弓快馬直指闕。君好戰。獻戰士。君猶不飽觀。更二十萬坐在此。吁哉乎誰非王臣子。

後島羽帝高倉子、承安總後、既遜位、憤北條氏專橫、圖滅之、竊遣僮押松、諭旨關東諸將、義時捕獲、放使還報曰、陛下好戰、臣謹獻兵十九萬、爲戰、陛下觀焉、未厭於心、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親將繼之、即發兵于行者留父、父行者留子、賞之餘倉、令長子泰時自東海道、次子朝時自北陸道、並通犯關、遂陷京師、三上皇王子、皆爲其所執、流廢九條帝、立高倉帝孫、是爲後堀河帝、時年號承久、謂之承久之亂、

### 補窓紙

窗勿新糊破。輒補。老婦剪紙親辛苦。我窓有格自父祖。及時綢繆誰敢侮。何知宅日狂童手壞裂。風

飄雨搖不可綴。

北條時賴、泰時孫、繼爲執權、時賴母削髮居松下第一日、時賴將來、尼待之、手糊補窓紙、或曰、賤役何煩親手、且趁格補之、勞而少功、請以命工全更之、尼曰、凡天下之事、久則必有弊、欲強更之、徒益騷擾、不如隨其破敗補之、吾欲以訓於兒輩耳、初泰時爲執權、懼其以源氏臣屬而伐之、人心不服、務敷威德、以收人望、列置官屬、立式目等法、以資聽斷、傳至四世孫高時、淫肆紀綱大壞、爲後醍醐帝所討滅、

### 蒙古來

筑海颶氣連天黑。蔽海而來者何賊。蒙古來。來自北。東西次第期吞食。嚇得趙家老寡婦。持此來擬男兒國。相模太郎膽如甕。防海將士人各力。蒙古



來。吾不怖。吾怖關東令如山。直前斫賊不許顧。倒  
吾檣。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可恨東風一驅附。大  
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弘安中、元主既滅趙宋、來使致書求通好、事下鎌倉議、北條時宗幼  
字相模太郎、時為執權、以書辭無禮却之、元兵寇邊、殺掠人民、又數  
致書講和、時宗再斬其使者、以宗族實政、為鎮西探題、督兵備元寇、  
元主大怒、發兵十萬來寇、入侵太宰府、實政拒之、河野通有等迎戰、  
仆檣為梯、登賊船、虜賊將而還、會大風遽起、我兵因奮擊壓之、得生  
還者、僅三人、外寇遂絕、本邦古名磯廬洲、磯廬國語男兒也

### 南木夢

夢南木。夢覺君王心自卜。四外羽書雜飛鏃。擁衛

萬乘一木足。南木興。帝座寧。南木覆。帝座蹙。帝座  
已安遺所庇。獲鹿喪。鹿真夢寐。老根蟠地護病龍。  
猶有由孽戰北風。

自後堀河、十傳為後醍醐帝、帝陰謀討北條氏、謀泄、東兵來犯、關、帝  
逃於笠置山、徵兵勤王、少至者、帝憂懣、一夕帝夢紫宸殿南有一大  
樹、南枝最茂、有二童跪奏曰、天下唯有此可安、帝坐耳、帝覺異之、意  
有姓楠者、出輔帝位也、問之土人、乃得楠正成、徵至、託以大事、終得  
其力、及帝還關、寵爵足利高氏、正成官止、廷尉已而高氏、反再犯關、  
廷尉獻策、朝臣沮之、不用、戰死湊川、遣戒其子正行、再圖恢復、及帝  
南遷、依楠氏擁護、得偏安五十年所、

### 十字詩



君勾踐。臣范蠡。一樹花。十字詩。南山萬樹花如雪。  
重埋鑿輿無還期。蠡也自許亦徒為。誰使越王忘  
會稽。吳無西施。越有西施。

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帝於隱岐也。兒島高德欲要奪之。不克。夜詣御館。白櫻樹。書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且日帝見之。欣然知外間有勤王者也。三位局藤原氏。從帝於隱岐。既還。益寵幸。專房。足利高氏深結之。遂構陷護良親王。中興事去。帝再播遷芳野山。山多櫻樹。

東魚西鳥

東魚坐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吞魚  
海字一。何圖更有獼猴點。獼猴何能逞跳擲。君王

羈策用無術。

楠廷尉再興兵。出陣天王寺。寺有上宮太子識記。廷尉請而觀之。文曰。當入王九十五代。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年。廷尉曰。賊亡。駕還不在。遠也。衆皆喜。遂如其數。蓋西鳥應新田義貞。獼猴應足利高氏。高氏初以望族。來屬官軍。帝寵異特至。駕馭失宜。致其跋扈。

龍馬來

龍馬來。龍顏開。龍鱗一批天震雷。天仗別有馬惡  
齧。尙方之劍不可乞。還笏而逝猶戀闕。忍聞萬蹄  
再蹀血。龍馬斃。天步蹶。徒從誰如元弘際。房星無  
精。日月晦冥。臣身在外心在君。化爲赤電導君行。



中興之始、帝頗耽聲色土木、足利高氏陰畜邪謀、時有獻龍馬者、帝大悅、以為瑞應、徧示羣臣、中納言藤原藤房諫曰、方今主驕臣諛、而姦雄親隙、安知此馬非他日亂兆乎、帝作色而罷、藤房屢諫、帝不能用、遂棄官而去、不知所終、是歲高氏果反、帝以龍馬召新田義貞、馬斃于道、及帝幽於華山院、乘夜潛出、夜黑失路、遇有赤電照路、隨光南行、達于芳野、初笠置之陷、帝突圍夜逃、將投楠氏、扈從皆後、唯藤房及弟季房、徒跣扶行、為北條氏兵所獲、

### 土窟

土窟窄幾尺。何如經函匿身時。經函土窟皆廣大。  
無奈君心不容兒。冤血指天不得達。穿地到泉泉  
九沸。誰致日月山川萬姓再視。却遣此兒土中死。

護良親王、初勸帝討北條氏、及笠置陷、逃南都般若寺、六波羅遣兵

崇之親王、經國中、脫走芳野、起兵、鼓舞諸將、勤王、恢復之功、親王居多、中興後、足利高氏忌親王威名、誣以謀反、帝怒囚之、親王上書訴冤、有仰欲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之語、有司不敗、奏帝遷之鎌倉、付足利高氏弟直義監護焉、直義幽之土窟中、無幾、何乘亂使人害之、

### 翻覆子

翻手予。覆手奪。擁闕士心如飢渴。血戰不及歌舞  
兒。薄海無復地立錐。莫道此地是君有。天予天奪  
翻覆手。

中興之事始定、元功諸帥雖受厚封、而自餘將士、群聚闕下者、未論功賞、內旨已分北條氏遺地盡賜親王妃御、及內臣歌童舞妓等、無



復寸地、廷議頌與者、旋復奪之、時人謂之翻覆手、綸旨、赤松圓心以  
功除播磨守護、已而被禱、圓心怒降足利高氏、據白旗城、新田義貞  
改之、諭以為奏請勅旨、復其守護、圓心伴降、繕守備、既成、復叛、曰我  
既得之將軍矣、安用此翻覆物乎、遂不降、

### 劍截箭

腰間雙劍繞頭舞。電光橫截箭如雨。臣身自許係  
安危。臣胄容受賊箭集。下馬授公公且奔。報國不  
唯報公恩。無奈重瞳却翳昏。不庇克用庇朱溫。君  
君不見天子雖醉天不醉。裔孫却管此天地。

足利高氏再入寇、新田義貞拒之、兵庫敗退、據求塚、義貞馬斃、賊環

而兩射之、義貞手揮雙劍、截十六矢、有小山田高家者、反戰授其馬  
自留死之、義貞得間脫走、高家卒嘗刈民麥、犯軍法、當斬、義貞惜其  
材武、釋而用之、故高家以死報之、新田足利兵爭、有似唐末李朱、  
足利氏傳十三世而亡、海內終歸新田氏、

### 烏頭白

烏頭白。白頭北望舊京路。烏飛可到唯咫尺。南山  
北山君奚擇。七道山河皆王迹。王子手握征東軍。  
盡擊鷗梟覆巢宅。烏頭雖白。烏尾不白。唯見山花  
萬疊白。

南山行宮、有白頭鳥、其鳴如呼還幸、時有為歌者、曰還幸止、鳴也芳



野之山鳥、頭毛白、尾毛白之世哉、尾毛白國語可喜也、行宮君臣相慶、以爲北轅之兆、大凡南遷以來、國論急於復京、數復數失、不能滅賊、時皇子宗良爲征東將軍、新田氏奉之、懷良爲征西將軍、菊池氏奉之、

### 吾是璽

公是劍。吾是璽。不妨白板樹天子。天潢分流誰認津。目無宗廟有權臣。借問君璽刻何文。

初足利氏開府京師、別擁立皇胤、謂之北朝、北朝後光嚴帝立、時三神器在南山、議者以即位欠恒禮、難之、關白藤原良基曰、國家以高氏爲劍、良基爲璽、何患、議乃決、及南北講和、後小松帝受神器於後龜山帝、然後大統歸一、傳於無窮云

### 六分一

天下六分吾居一。百計無如背叛告。汝負天子吾負汝。有底軍法屈吾膝。噫嘻勿慣兩世不用戈。將軍生歲在戊戌。借問幕中誰謀主。禪榻呼起老阿父。

足利高氏子義詮、孫義滿、相繼爲將軍、此時諸將山名氏最富強、反覆先常、略取山陽山陰地、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時人爲語曰、欲大其家、莫善於叛、至於氏清、又負功驕蹇、義滿請讓之、遂舉兵犯京師、義滿討斃之、時年號明德、謂之明德之亂、初高氏義詮、御諸將、有恩無威、義滿以後、震戢奉法、義詮臨終託義滿於細川賴之、戒義滿曰、與汝一父足利氏成、嗣皇統合一、賴之力居多、嘗遭讒罷職就國、作詩曰、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後復召歸委任之、元幾氏清伏誅、義滿生歲戊戌、字皆从戈、世以



爲以戈戡靖世之兆

### 兩塊肉

影前抽刀哭聲長。臣腹可屠無他腸。不果屠汝腹。却屠哀哀兩塊肉。乳媪無刀在手裡。猶能即時噉舌死。

義滿傳子義持。義持無嗣。立其弟爲僧者。養髮曰義教。族持氏翼立。不得有異心。初高氏以少子基氏爲鎌倉主。子孫相繼。管領關東。四傳至持氏。與其執事上杉憲實相嫌隙。遣兵攻之。憲實訴於京師幕府。義教下教三道。出兵助憲實。持氏遂敗。乞降。憲實幽之永安寺。爲請宥其死。幕議不可。迫使自殺。憲實代爲關東管領。而悔殺其主。自詣永安寺持氏影堂。抽刀欲自殺。從者止之。乃削髮退居。持氏有

二孤曰春王。安王猶幼。乳母挈之逃下野。依結城氏。謀復父讎。所在遣臣起兵應之。義教再命憲實起視兵。遂攻陷結城氏。二孤脫走。爲上杉氏兵所獲。檻送入京。途而遇害。持氏猶有一子。逃匿信濃。義教召乳母詰問之。乳母不答。嚙舌而死。

### 烏鬼舞

將軍樽前舞烏鬼。舞曲酣伏兵起。坐者興。興者死。杯盤與血兩狼藉。踰垣走者足跡赤。吾身雖短三國主。今日之事公自取。誰知天數復乃祖。今日賊昔日父。

足利義教性猜暴。赤松滿祐爲人矮陋。義教常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有備播作三州。嘗侍宮。託醉謔。曰。軀矮勿侮。三國之主。義教益惡。



之時幕府多恠空室中有偶人數十舞散樂如鶉飼曲忽而不見後  
義教欲割滿祐邑與之變人滿祐聞之大怒伏甲其第請義教享之  
酒酣觀散樂樂至鶉飼而甲發義教驚起兵搏而伏之曰今日之事  
公自取之遂害之一坐侍臣拔刀起起者皆見殺諸將斯波義廉等  
被創越垣而逃滿祐歸據白旗城諸將立將軍義勝遣兵討滅之山  
名持豐最有功高氏西奔時深結赤松圓心呼之曰父滿祐圓心  
曾孫也

### 頭戴脚

衛佐頭。衛督脚。汝頭宜戴。廼公脚。拜恩不唯內宴  
爵。我有爪兮彼有牙。細川之水非濡弱。黑風血迸  
十萬家。人頭累累八輛車。西陣東陣日幾戰。大海

### 以內裂如瓜。將軍獨鬪東山茶。

足利義政、義教子、及義勝、殤立為將軍、無子、立弟義視為嗣、以細川  
勝元執事、已而生子義尚、欲立之、託之右衛門督山名持豐、持豐時  
與勝元相惡、因諾之、先是、島山持國無子、養侄政長為嗣、任尾張守、  
而已、而生子義就、為右衛門佐、持國愛之、欲廢政長、政長自於託細  
川勝元、為請立政長、義就奔河內、持豐聞其勇、欲以為助、請復之、或  
夜題義就門曰、右衛門佐拜戴二物、御所之孟、山名之脚、時幕府借  
稱御所、義就意、政長等所為、相隙益甚、遂各集兵、其第都下騷擾、幕  
府令曰、政長、義就、宜獨身決戰、諸所不得援、二人戰于御靈林、持豐  
陰遣人助、義就、勝元不援、政長、政長竟敗走、時人為之語曰、細川宜  
改洲股川、害尾張、是此川、勝元深愧之、徵其管內兵、其黨皆召、兵相  
援、持豐亦如之、勝元第在東、持豐第在西、謂之東西陣、自是戰爭無  
虛日、一日兩陣出兵、爭相國寺、終日血戰、西陣收所獲首級、載之以  
車八輛、如此者十餘年、持豐、勝元皆死、兩陣初散、事起于應仁元年



謂之應仁之亂、將軍義政素喜茶事、退居東山、起銀閣、宴詠度日、足利號令、不復行海內矣、

### 新國君

新國君。舊家老。新舊有辨。驕我早。三家分國。建爲君。莫尤此語。太顛倒。舊管領。制新將軍。從來有此榜樣好。君不聞。足利之臺。由尾大。尾端有尾。更不掉。

斯波義繼天、無子、以族義敏爲嗣、家有三老、曰甲斐織田朝倉、三老不喜義敏、每笏罵之曰、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老也、遂逐之、立其子松王、義敏去依大內氏、初足利氏多割土地、收人心、細川、斯波、畠

山氏、更爲管領、將軍拱手受成、後三家各爲其家臣所奪、

### 蘆雜茹

蘆荻邪。菅荊邪。澤涸成郊邪。聯句纔成羽書至。呼鞭而起筆輒拋。亂極陪隸出英雄。用兵何減岐阜公。陵谷變化流品雜。誰辨荻茅同一叢。何至操柄授賈豎。兒遭毒姪受蠱禍。水騰鬻上將府。

三好長慶代其主細川氏、擅幕政、威權一時無比、一日其弟實休、與畠山高政戰、敗死、長慶時在飯盛城、方會客聯歌、客唱曰、雜於薄葦之一叢、長慶當纒之、報至、讀畢、置坐側、從客成句曰、枯沼之、自淺方、野止成而、乃謝客曰、家弟今日戰死矣、不可不往也、即提兵赴之、遂



大破高政選、松永久秀西岡買人、姦倭多智、長慶愛之、委任家政、長慶子義長有才、久秀忌之、乘長慶病篤、竊毒殺之、更養長慶弟子義繼為嗣、益專權、遂擁之、弑將軍足利義輝、後並為右府所誅、織田右府初據美濃、岐阜、後居近江安土、織田三好、皆足利氏陪臣、

### 攬英雄

主將務攬英雄心。一語於我是金鍼。汝勿復說吾會意。人和終得八州利。君不見兒孫唯恃函山翠。

伊勢宗雲仗劍東行、略有伊豆、取小田原、據之、蠶食八州、子孫遂滅。上杉氏宗雲嘗使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宗雲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乃不復使說。

### 破戒頭陀

24464

破戒頭陀。流竄搢紳。汝敢罵君吾殺汝。大義滅親。真純臣。何識螟蛉。不類螺贏。毒如蠶尾。欲如火。大寧寺。嚴島祠。獬犬肉。供英雄資。嗚呼生子。子當如毛利兒。

大內義隆、家世雄西道、居周防山口、義隆性文弱、耽歌詠、又好佛、不修武事、家老陶持長常憂之、其子義清嘗竊罵曰、是破戒頭陀、流竄搢紳耳、持長知其有逆心、樂殺之、更養姪晴賢、持長既死、晴賢與義隆相嫌隙、遂舉兵反、攻陷山口、義隆兵潰、走人大寧寺、自殺、毛利元就起於安藝、威名日熾、義隆臨死、遺書託以復讎、元就乃奏請討晴賢、詔大戰于嚴島、誅殺之、關西風靡、至略有十三州。

### 胡蝶軍



胡蝶軍。飛還聚。飛去飛來江南路。蝶來非是關東風。西人自誇捕捉功。東風却吹朱氏火。扶桑產出可憐蟲。

足利氏時、不逞之徒、航海入明、抄掠江南善伏兵草莽間、出沒無方、常舉扇為號、明人患之、號曰胡蝶軍、明人鄭子龍來寓我平戶、生子成功、及清攻明、成功入援、壓破之、後保壘、

### 筑摩河

西條山。筑摩河。越公如虎峽。公蛇。汝欲螫。吾已瞰。八千騎。夜衝暗。曉霧晴。大旗掣。兩軍搏。山欲裂。快劍斫。陣腥風生。虎吼蛇逸。河噴雪。傍有毒龍待。其

### 蹙

長尾謙信起於越後、略有北地、冒姓上杉、善用兵、甲斐國主武田信玄、與之就敵、爭信濃、連年不決、謙信出陣于西條山、信玄陣筑摩河側、潛分兵為二、繞襲其背、謙信謀知之、乃置疑兵山上、夜御、枚涉河、壓信玄營而陣、黎明甲軍見謙信牙旗在前、大驚、於是大戰、幾獲信玄、謙信牙兵、每不過八千、織田右府親山、東日久、憚二人不敢發、及二人前後死、乃次第圖之、

### 皮履兒

據鞍橫槊北海月。一檄姦雄膽破裂。公能得志皮履兒。北人之技公未知。埃我明春雪鮮南出師。出師必捷身先死。不向中原一試技。蹂踐北海却皮



履。

上杉謙信既克能登時屬九月十三夜、月色清朗、置酒高會、自作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時謙信有入京之志、乃贈織田右府書曰、公數與畿內敵戰、未觀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某日、聊舉八州兵、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兒、時京人喜皮履、故云、謙信臨發病作、卒、右府令將士乘機進取、

吉法師

吉法師無所師。墮地披鎧不披緇。心悟不參古兵法。芟刈羣豪開九達。擊日荆榛底再桂扶桑枝。袞芾倒輝妙法旗。莫恨盤根錯節利劍折。後霸盡師

吉法師。

吉法師、織田信長小字、信長起于尾張、時足利氏失政、海內分裂、京師頹弊、信長慨然有戡定之志、天子聞其威名、使使齎詔諭旨、信長乃引兵入京、十餘日、京畿盡定、旗書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後官至右大臣、足利氏既滅、織田代之、創業未半、右府遇弑、豐臣氏蹶起、太平有漸、其規模大略、蓋皆效右府遺意云、

桶子峽

士銜枚馬結舌。桶峽如桶雷擊裂。驕龍喪元敗鱗飛。撲面腥風雨耶血。一戰始開撥亂機。萬古海道戰氛滅。唯見血痕紅絞纒。



今川義元、國富兵強、將大兵攻尾張、軍桶峽、織田右府以三千兵迎戰、自間道伏旗鼓、直襲敵營、會雷雨大作、鼓喚乘之、研營而入、獲義元、自是右府威名大著、遂成霸業、鳴海驛在桶峽側、出綵纈有名、

### 兩雄頭

發匣血糲糊。擎出兩雄首。有此好下物。誰辭滿酌酒。百戰纔得共一觴。醉時不及戰時長。

右府經略近畿、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合謀沮之、連年轉戰江越間、遂為右府所滅、天正二年正旦、近畿將士來賀于岐阜、右府賜之酒、酒半、謂將士曰、我有佳肴、為諸君備一杯、乃命取一盃、手開之、則義景長政首也、諸將皆曰、有此好下物、何辭滿酌也、極歡而罷、

### 天目山

天目山頭鼓聲死。萬槩指天萃亂矢。乃爺有志豎子繼。送頭遙向京城市。個兒猶被敵手屠。君家豚犬死家奴。

武田信謙既死、子勝賴、剛愎自用、將士解體、織田右府大舉入甲斐、勝賴逃保天目山、終見攻殺、右府見其首、罵曰、乃父一生以入京為志、吾使豎子繼之也、乃梟之於京師、右府後遇害、諸將擁立嫡孫秀信、兩叔信雄信孝、爭權相鬩、諸將各黨援之、交相屠滅、

### 啗饅頭

好男兒。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既取殺汝豈無辭。知吾啗饅頭。不知啗攝州。擬劍向喉機已伏。有



人擬劍向君腹。

荒木村重、攝津豪傑、初謁右府、右府壯其貌、會有獻饅頭者、右府拔刀貫饅頭於錄、以啗村重、村重開口受之、右府咲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村重竭力攻討、遂取攝津大半、後為右府所滅、右府以術馭下、猜刻少恩、諸將人人自危、遂有明智之難。

本能寺

本能寺。溝幾尺。吾就大事在今夕。菱粽在手併菱食。四簷煤雨天如墨。老阪西去備中道。揚鞭東指天猶早。吾敵正在本能寺。敵在備中汝能脩。

明智光秀、數為右府所斬辱、深懷怨望、時羽柴秀吉、以右府命西征

毛利氏、在備中、右府自將繼之、令光秀等會於途、親以小隊、館京師本能寺、光秀受命歸丹波、時方梅雨、夜會愛宕西坊、為聯歌、其首章云、時者今、天下知、五月哉、或供粽焉、光秀不脫包而食、卒然問人曰、本能寺溝深幾尺、衆異之、既還即發兵、宣言奉命西征、夜度老阪、右折則走備中道也、光秀乃左馬首而馳、至桂川、舉鞭東指、颺言曰、吾敵在、本能寺、矣、衆始知其叛也、味爽圍本能寺、遂弑右府、秀吉聞變、與毛利氏和、東上誅殺光秀。

挈鞋奴

挈鞋奴。面如狙。舍鞋執旄從。風呼。掌心逆理貫中指。六十六州手卷舒。馴龍玩虎有餘力。却向冥海掣鯤魚。何知金甌缺且破。當言得失皆自吾。嗟哉



乎操持無術君無怪。鞋與天下無小大。

木下藤吉、尾張民家子、求仕右府、右府熟視、咲曰、女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為奴、常挈鞋以從、遂擢列將帥、改姓名羽柴秀吉、連樹大功、遭遇事變、終代織田氏、朝廷賜姓豐臣、任關白、致仕稱太閤、大閤西伐東討、混一海內、而性喜侈大、末年攻朝鮮、窮兵黷武、僅傳二世而亡、世稱太閤學中有直理、逆上中指、蓋掌握天下之相也、吾國家如金甌、未嘗損缺、自吾得之、自吾失之、亦無所恨、皆梁武帝語、

### 罵龍王

咄汝海龍王。敢拒王師東運糧。咄汝北條虜。比我平家白面豎。天子節刀在手中。陸屠猾賊海屠龍。莫嗤相公面假鬚。猙獰猶存舊人奴。奴握四海非

### 奴力祖宗生汝匡王國。

太閤既裁定關西、東諸侯亦皆送款、獨北條氏政恃險遠、拒命不來、曰昔者平軍東下、至富士川、聞鷺鳴起、而驚潰、關白亦如此爾、太閤聞之、怒曰、氏政敢以我比平家乳臭兒邪、乃奏請東伐、海運兵糧、時舟路久絕、衆憚風濤、曰海龍王為祟、太閤咲曰、何物龍王、敢得沮王師哉、作檄投海而過、王制、命將討賊、必授節刀、此禮久廢、太閤復舉之、陸受節刀、誓師而發、自裝假鬚、以助威容、遂平關東、斬氏政、梟首于京師、

### 碧蹄驛

平壤城。碧蹄驛。明軍乘勝如捲席。一隊壓尾萬刀橫。斫人如草刀有聲。據鞍海外供願指。老臂一攘



聊復爾。噫不使此翁執鼓旗。兩度都付乳臭兒。

朝鮮之役、小西行長取平壤、據守之、明使李如松襲之、我諸將保國都、獨小早川隆景不肯、曰余老矣、死不足惜、以三千兵、邀擊于碧蹄驛、如松慣平壤之勝、舍火器輕進、我軍短兵接戰、刀鎗犀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大破明軍、殆獲如松、明請和於我、本此戰也、朝鮮二役、浮田秀家、羽柴秀秋、更爲元帥、少年不更事、諸將莫所統攝、故無成事、隆景、本毛利氏族將、老練兵略、役屬豐臣氏、蓋非其心所樂也、

夜叉來

夜叉來。兒勿啼。王子王孫供菹醬。夜叉去。心如佛。霽顏返致輝與肆。何知夜叉有冤淚如雨。君前畫

地地震怒。汝非夜叉吾軀虎。虎兮虎兮真類吾。鷄林敢恨失雙雛。靖洲不噉此短狐。

加藤清正、驍勇冠諸將、幼字虎之助、韓人最畏之、號曰夜叉上官、攻咸鏡道、虜韓二王子瑯肆、會和成罷兵、放還、韓人謝書、有慈悲如佛之語、石田三成與小西行長、俱沮敗其功、大閣信之、不許見、會伏水大風地震、清正乃排門入省、太閤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之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冤、盡地陳其戰勞、太閤意漸解、顧夫人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命守其門、諸將踵至、不得入、特命納三成、清正大聲令曰、使短小倭豎入、三成身矮故云、

裂封冊

史官讀到日本王。相公怒裂明冊書。欲王則王吾



自了。朱家小兒敢爵余。吾國有王誰覬覦。叱咤再  
蹀八道血。鳴綠之流鞭可絕。地上阿鈞不相見。地  
下空唾泰獻面。

朝鮮之役。小西行長納沈惟敬和議。謂太閤曰。明人畏。殿下威。遂上  
尊號。太閤乃許之。大城伏水。延見明韓使者。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  
私承兌曰。冊文與和議。或有異同。且諱之。承兌不敢聽。讀冊。至曰。封  
爾為日本國王。太閤大怒。取冊扯裂之。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  
待。辱虜之封。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即日逐明韓使者。下令徵兵。復  
伐朝鮮。足利氏以來。外國通信。梁用僧徒。朝鮮分八道。鳴綠江在明  
韓界。太閤本意欲假道朝鮮而窺明也。明神宗名翊鈞。足利義滿  
嘗受明冊封。明人謚之曰。恭獻。

漢魏歌謠。短節勁音。至敕勒歌絕響。繼之者唯

杜與韓。而張王接武。其餘大抵不過相襲陳套。  
元明間。揚廉夫張光弼李賓之諸人。用以詠史  
新異可喜。然張揚聚典而已。或挾牛鬼蛇神以  
眩人。其實淺易與二十一史彈詞。相去無幾。唯  
李本事外不贅多語。而暗藏議論。見處最高。最  
近於古。所病雷同與理語近。儻耳。然連篇累什。  
勢或至此。後來尤展成明史樂府。亦續李而作  
者。雖氣魄不及。亦足覽一代盛衰。要之。是等詩  
有益學者。不為徒作也。今茲臘尾。人忙我閑。就



國乘中。掇取題目。得六十六闕。如我州數。我國風氣人物。何必減西土。恨余詞鄙俚。率薄不足齒。漢兒。然人苟耐讀。盡頭至尾。於治亂之機。窺名教之是非。或可以小喻大。客曰。然則是摸擬李尤耶。余哂不答。見研傍銅瓶。插蠟梅。指問客曰。渠香色固讓。渠矣。然天地所置。日月所照。各含一造化。乃曰。汝擬梅也。渠當肯否。曰不肯。

山陽外史賴襄識

明治四十三年二月一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二月五日發行

定價金貳拾五錢



日本樂府

校訂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印刷所

藤井利八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八番地  
 高塚慶次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  
 三協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  
 文學書院

大販賣所

東京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  
 東京 大洋堂書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銀町二丁目  
 大阪 中川勸業  
 大阪市東區博努町四丁目  
 西京 川勝德次郎  
 京都市寺町通綾小路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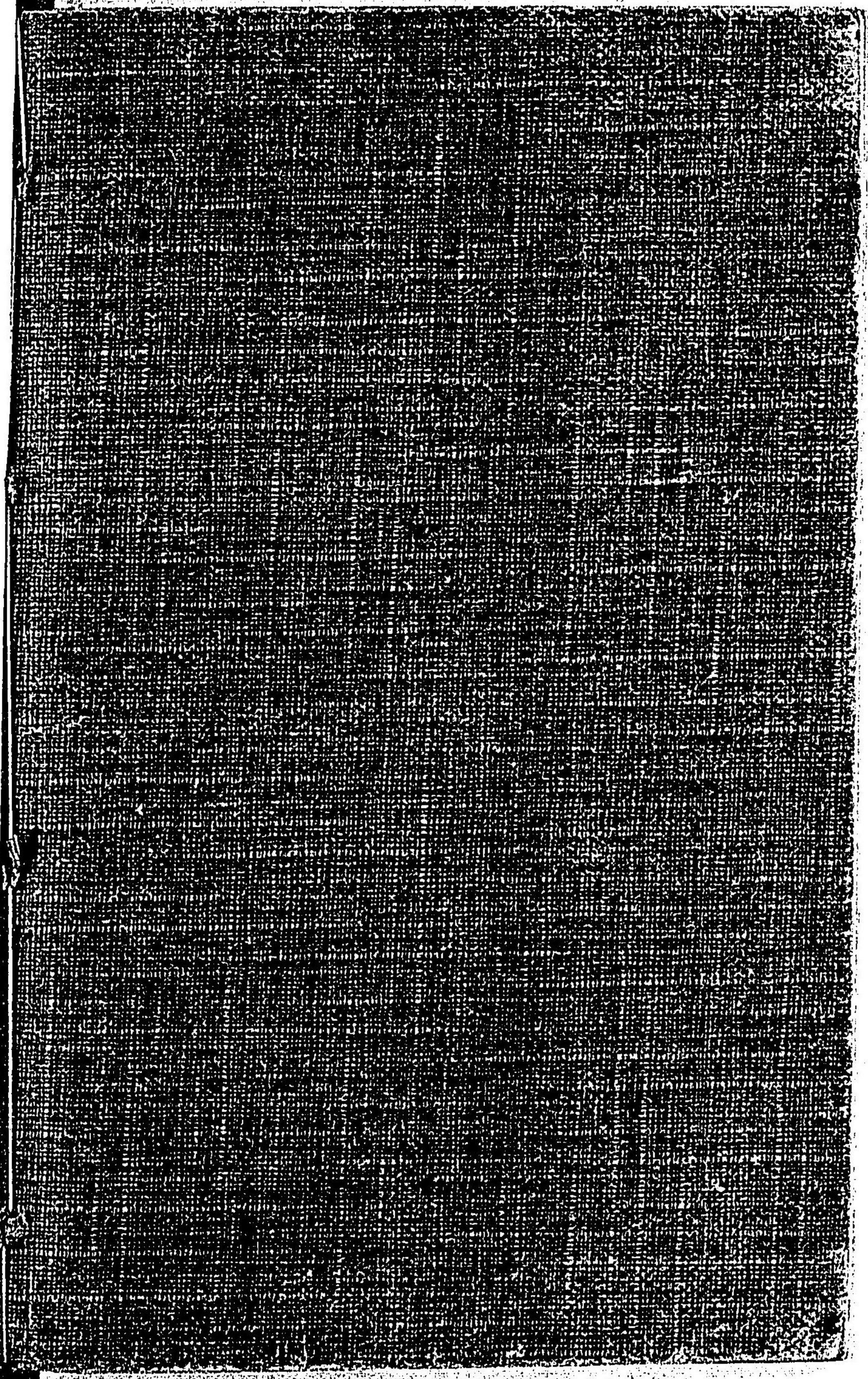
發賣元

松山堂本店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八番地  
 電話本局三百七十四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〇〇三〇番  
 松山堂支店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電話本局二千百三十七番











099921-000-8

919.5-R15nMb

日本樂府

賴山陽／著

M43

DBV-2628



919.5

R15n

Mb